



羅鳳簪

石家莊市民藝絲弦劇團演出本

毛達志整理

河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买凤簪”原名“卖凤簪”，是絲弦剧种經常演出的傳統剧目之一，原是一个長剧，但近二、三十年来只演出其中的兩場，已形成一个独立的短剧了，其他各場則已失傳。原剧故事梗概是：高文吉童年时代，家住汴京，曾与宰相蔡京的女兒蔡文英訂婚，当时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情如兄妹。后高父由礼部尚書外調陝西轉運使，文吉亦随双亲离汴。后高父病逝，又遭火灾，高家生活日愈貧困。高母命文吉往蔡府求助。蔡京貪富嫌貧，誣文吉以偷竊罪，充軍西涼。文吉充軍途中，为人所救，潛回汴京。当蔡文英聞知文吉受誣，心甚激憤，遂女扮男裝，逃出相府，寻訪文吉，历时兩載，未有下落。后蔡京病逝，文英以女扮男裝，考中狀元。某日游街，遇文吉沿街叫卖鳳簪，夫妻遂得团聚。

重写本：（一）將高文吉卖鳳簪改为蔡文英买鳳簪，發展了高文吉的倔强、純朴和蔡文英的聪明机智。（二）原本在蔡文英經過試探，确知持鳳簪者就是高文吉后，不便相認，請出高母說明原委，夫妻才正式相見为礼，重写本刪去了高母，將試探情节發展得更有曲折了。原本許多与剧情無關的插科打諢也全未采用。

演出时希注意：（一）第二場蔡文英在臥房对鳳簪一节，蔡虽着男裝，但表演时，应讓观众看出她的行动是女人的行动，因她既是女扮男裝，在無旁人时更会显出是个女人的。（二）第三場末蔡脫去男裝时，最好边舞边脫，音乐伴奏应配以愉快的曲子，以烘托她的愉快心情，避免場面沉寂。

在重写中，承河北省文化局剧目組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意見，特此致以謝忱。

毛达志

一九五六年九月于石市

買鳳簪

毛 达 志

(根据絲弦傳統剧目賣鳳簪重寫)

剧中人

高文吉——男，二十一、二岁，忠厚誠摯，帶有一副書生氣。

蔡文英——女，二十左右，聰明机智。

校 衛——甲、乙、丙、丁。

第一場

(古老的街道，街旁有个賣字畫的小攤，時間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幕啓，高上，坐到字畫攤旁，画画)

高文吉：(唱)桃花紅呀李花香，(黃鶯流水)

哪有閑情賞春光，

想起往事心淒涼。

(离坐，看自己所画的画)

画里鶯鶯多恩愛，

画里蝴蝶配成双。

可嘆我命多磨折，

与文英相親相愛，

到如今不能成双，

到如今不能成双！(回坐)

想我高文吉，好命苦哇！小时住在京城，我父身为礼部尚书，我与蔡文英一处玩耍，两小无猜，情如兄妹。当时两家结下婚姻，将一对凤簪拆开，各留一支，作为憑証。后来，父亲放了外任，是我跟随双亲，去到陕西，不幸父母双亡，家道贫穷，来京蔡府投亲，可恨蔡京老狗，爱富嫌贫，翻脸不認，反証我偷盜他家珠宝，把我重打四十大板，充軍西涼。路过陕西，义弟王名啓路抱不平，用銀买通解差，假报我中途病死，放我逃回京城，一来伸冤，二来与蔡文英相会。只是前日进得京来，听说老狗已死，也罢，死得好！

(唱)听他死，我心欢，(娃娃三板)

老奸贼，势利眼，

陷害旁亲没心肝，

將我重打四十板，

發配充軍西凉边。

老狗真正可恶。只是我与蔡文英义重情深，她为人又聪明贤慧，叫我实在难忘。(高从怀中取出一支凤簪)如今凤簪在手，不知她在何处，思想起来，好不闷煞人也！

(唱)小时情景记的真，(越调二板)

两小无猜情义深，

同在花园扑蝴蝶，

同在地上放风筝，

她叫哥哥莫断线，

我叫妹妹你放心，

喊一声来应一声，

听在耳内刻在心。

(远处传来开道锣声)

忽听得鸣锣传道，不知是哪位官儿夸官游街，

等我收拾字画，躲进小巷，暂避一时。正是：

(念)站在矮檐下，

怎敢不低头。(行弦)

(这时春风吹来，字画乱飞，高忙藏凤簪，又

忙收拾字画，结果都没收拾好，高右手抓住字画，

左手拿着凤簪)

(唱)东风偏和我作对，(越调二板)

吹得字画四处飞。

一会那位官兒到，
又要跟我寻是非。

(蔡文英穿狀元服，帶四校衛上)

蔡文英：(唱)喜自喜，中金榜，(娃娃三板)
春風拂面精神爽，
跨馬來到大街上——

校衛丙：稟狀元爺，

蔡文英：何事？

校衛丙：有人闖道。

蔡文英：拿來馬前回話！

校衛丙：那一汉子馬前回話。

高文吉：拜見狀元爺。

蔡文英：哼，好一汉子，狀元爺跨馬游街，你就該小巷躲避
才是，闖我道队，該当何罪！

高文吉：小生初来京城，道路不熟，闖了狀元爺道队……念
小生異乡之人吧。

蔡文英：既是異乡之人，饒你無罪。

高文吉：多謝狀元爺。

蔡文英：免謝。

(高下場，蔡若有所思)

蔡文英：这人似曾哪廂見過哇？人来，把那一汉子赶回。

校衛丙：那一汉子回来。

高文吉：狀元爺，为何把小生赶回。

蔡文英：你手中拿的什么？

高文吉：卖的字画。(高示右手)

蔡文英：你的左手呢？

高文吉：这，这，鳳簪一支。

蔡文英：鳳簪一支么！呈將上來。

（校衛呈上鳳簪，蔡仔細觀看）

蔡文英：这支鳳簪，精巧玲瓏，不似一般工匠所打，可是卖的？

高文吉：这是小生心愛之物，不忍出賣。

蔡文英：我要多多給你銀兩，你是賣與不賣？

高文吉：紋銀萬兩，我也不賣。

蔡文英：（沉思片刻）不賣也罷，就該到我狀元府商量商量。

高文吉：請狀元爷先走一步，小生將字畫攤收拾利落，再到府上拜望狀元爷。

蔡文英：哼，狀元爷好意請你到府，你倒推托起來了，還不跟我快走！

高文吉：就依狀元爷。

蔡文英：校衛，叫那一汉子隨馬后而行，回府。

（唱）帶他回府細審問，（桂桂三板）

鳳簪不賣定有原因。

（同下）

第二場

(蔡文英的臥室，時近黃昏。幕啓，蔡上，獨自一人審視鳳簪)

蔡文英：这支鳳簪，黃金打成，珠寶嵌鑲，這般精巧玲瓏，豈是一般人家藏之物？我也有鳳簪一支，等我取出，對上一對。(取鳳簪相對)鳳頭對鳳頭，鳳尾對鳳尾，兩支鳳簪，拿在一起，分不出哪是他的，哪是我的，這，這，哪廂說起！是了，小時我與高郎訂親，兩家將一對鳳簪拆开，各留一支，作為媒証。後來高郎父母雙亡，家道貧窮，來京投親，被我父蔡太師問了个充軍之罪，但不知發配哪廂。是我氣忿不平，女扮男裝，逃出太師府，改名高文英，尋訪高郎，沒有下落。今年我父病死，我偷偷回到京城，正值大比之年，前去投考，高中金榜狀元，正想補个边疆官职，好再尋訪高郎。今天這拿鳳簪之人，莫非是他？哈哈！唉，婚姻終身大事，莫要錯認丈夫哇！等我將他喚來，仔細審問，自然明白。來人！

(校衛丙上)

蔡文英：傳拿鳳簪之人，前厅問話。

校衛丙：拿鳳簪之人，前厅回話。

(拉开二道幕，狀元府前廳，蔡坐，四校衛兩旁站立，高上場)

高文吉：參見狀元爺。

蔡文英：你这支鳳簪，十分精巧玲瓏。只是鳳簪乃是女人之

物，怎么会流落在你男人之手，莫非拐騙不成！

高文吉：狀元爷呀！

（唱）我望狀元多思忖，（越調二板）

拐騙罪名難担承，

請問失主是哪位，

可找他來做証人。

蔡文英：不是拐騙，我來問你，從何得來？

高文吉：狀元爷請听：

（唱）鳳簪是我傳家宝，

隨身攜帶十二春，

狀元你我無仇恨，

苦苦追逼為何因？

蔡文英：你們貧窮人家，哪來這般傳家宝物，定是撒謊！

高文吉：我也是宦門之後哇。

蔡文英：既然如此，你講。

高文吉：窮了，不用講了。

蔡文英：不講也可。听你口音，好象陝西人氏，我來問你，

陝西高尙書家，你可知道？

高文吉：高尙書家么，知道一二。

蔡文英：你講。

高文吉：狀元爷請听：

（唱）禮部尙書高建勛，（越調二板）

在朝居官二十春，

后任陝西轉運使，

為官清廉有名聲。

蔡文英：高尙書有幾個兒女？

高文吉：（唱）尙書只有獨生子，

高文吉是他的名。
蔡文英：是那与蔡太师的小姐蔡文英訂亲的高文吉么？

高文吉：正是。

（唱）文吉年方八岁整，
便与蔡府訂婚姻。

蔡文英：往下講。

高文吉：（唱）尙書調任陝西路，

文吉随亲离京城，

尙書不幸染病死，

夫人悲痛喪殘生，

尙書居官無积蓄，

文吉难以度光陰。

蔡文英：就該上京投亲。

高文吉：（唱）文吉离了陝西路，

便上京城去投亲。

蔡文英：这就有了依靠了。

高文吉：說什麼依靠，这就倒了霉了！可恨蔡京老狗……

（唱）蔡京老狗心腸狠，

文吉从此惹禍根。

蔡文英：講就講，莫要背地罵人。

高文吉：蔡京老狗伤天害理，昧亲不認，反来害人，罵他兩句，又有何妨！

蔡文英：你講下去。

高文吉：（唱）老狗昧心不相認，

誣陷文吉是歹人，

太师府內把罪定，

發配文吉去充軍！

蔡文英：你可知道高文吉的下落？

高文吉：啊——不知道。

蔡文英：你与高府有亲？

高文吉：非亲。

蔡文英：有故？

高文吉：非故。

蔡文英：非亲非故，这些事兒你从何知晓？

高文吉：道听途說得来。

蔡文英：（沉思片刻）（旁白）等我問他生辰年月，看他如何答对。

（对高）我来問你，今年青春多少？

高文吉：二十一岁。

蔡文英：哪年哪日誕生？

高文吉：正月十五降生。

蔡文英：（旁白）想我高郎，今年也是二十一岁，正月十五降生。

（对高）我問你，姓什名誰？

高文吉：小生姓、姓王。

蔡文英：姓王？

高文吉：姓名还有假的不成！

蔡文英：你的鳳簪，我出黄金千兩，你是卖与不卖？

高文吉：房可卖，地可卖，这鳳簪么，縱給黄金万兩，我也不卖！

蔡文英：……不卖也罢。我看你也是讀書之人，今日天色已晚，就請在我書房歇宿一夜，明日还你鳳簪，你再离府。

高文吉：只是小生家中有事，还望狀元爷还我鳳簪，讓小生

明日帶來。

蔡文英：哼，我好意留你安宿，你倒不領狀元爷的情了！

高文吉：就依狀元爷。

蔡文英：領他到書房安歇。

（校衛領高下）

蔡文英：這人与高郎生辰年月相同，面貌相似，只是姓名不同，叫人好难猜測！不免今晚私到書房，仔細將他盤問一番。……如此……这般，總，定要在他的身上盤問出我那高郎的下落呀！

——幕落。

第三場

(狀元的書房，時已夜間，高上)

高文吉：(念)人逢喜事精神爽，

事不遂心睡多。

狀元令兩次三番不肯還我鳳簪，又不讓我回家，不知何故，好不悶煞人也！等我將門關住，打盹一会。

(蔡上，手提紗灯)

蔡文英：(唱)城樓鼓响正一更，(越調二板)

文英前去盤問人，

手提紗灯把步迈，

不觉来到書房門，

舌尖舐破窗幃紙，

看他睡得香沉沉，

高叫一声王先生，

狀元我在門外等。

今夜晚間，我定要盤問个明白。(叫門)王先生開門來。

高文吉：(唱)适才迷糊得一夢，(越調二板)

似到蔡府去投亲，

蔡京老狗一声喚，

家將惡奴來动刑。

夢中情景難忘記，

又令人恨又心惊，

忽听門外有人喚，

蔡文英：王先生開門來。

（高開門，蔡入內）

高文吉：（接唱）狀元來臨為何情？

狀元爺深夜來到書房，有何指教呢？

蔡文英：不為你，我還不來哩！

高文吉：啊！

蔡文英：你的鳳簪和我家夫人的鳳簪混在一起，無法分辨，

你拿去認去。（蔡取鳳簪與高）只是不要冒認。

高文吉：物各有主，小生怎能冒認。（高對鳳簪，驚異）

（旁白）鳳頭對鳳頭，鳳尾對鳳尾，兩支鳳簪，一

般模樣。哎咳呀，叫我如何分辨！唉，我倒糊塗起

來了！想小時我與蔡文英小姐訂親，兩家將一對鳳

簪拆开，各留一支作為媒証；今那支鳳簪既在狀元

之手，她、她必是變心嫁了狀元了。蔡文英、蔡文

英，你好無情無義呀！

（唱）蔡京能把良心昧，（越調二板）

女兒豈是有義人，

愈思愈想愈可惱，

枉費我相思一片心！

這鳳簪，我不要了。（將鳳簪還蔡）

蔡文英：王先生，你不是說（學高的語調）“房可賣，地可

賣，這鳳簪么，縱給黃金萬兩，我也不賣！”

高文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原來是無價之寶，如今么…

蔡文英：如今怎樣？

高文吉：不值錢了！

蔡文英：依我看來，更值錢了！

高文吉：狀元爺，你不明白。

蔡文英：我明白，你不曉得。

高文吉：狀元爺，請講。

蔡文英：（旁白）我正要盤他，他倒先盤起我來了。这只好將計就計。（對高）王先生有所不知，我家夫人原有鳳簪一支，為了配成一對，不知費了多少心思，今鳳簪既然成對成雙，我是定要重重的賞你啊！

高文吉：王某雖窮，倒也窮得還有志氣！不敢領賞。

蔡文英：不談賞與不賞，也該重重的謝你才是。

高文吉：王某寫字賣畫為生，已够穿衣吃飯之用，不敢領謝！

蔡文英：既然如此，明日我和夫人看酒擺宴，給你送行。

高文吉：也不用叨擾狀元爺。天色一明，我就走了。

蔡文英：王先生，千萬不可推辭。為這鳳簪，明日我家夫人還要親自問你一問呢！

（高送蔡走出書房，見蔡已遠去，閉門。蔡潛回偷听）

高文吉：蔡文英呀蔡文英！你我小時情如兄妹，後來訂下婚姻，海誓山盟，如今你貪富嫌貧，嫁與狀元，你太無情無義了！

（蔡欲推門，又止）

高文吉：哼！看你明朝有何面目見我！高文吉呀高文吉，你為蔡文英，從陝西寫字賣畫逃回京城，你也太死心眼兒了！

蔡文英：（獨白）高郎呀高郎，你為我遭受萬般折磨，怎知道我也為你受盡千種苦楚哇！

蔡文英：王先生開門來！

（高開門，蔡入內。高見是蔡，有些驚慌）

高文吉：狀元爺，又來書房，有何吩咐？

蔡文英：王先生，你看今晚月光甚好，你我讀書之人，何不吟詩酬和，消遣消遣。

高文吉：小生窮途落魄，滿懷悲苦，我還哪來的詩興啊。

蔡文英：豈不知“詩文窮而后工”，先生你正該吟詩遣興，舒發胸中的悶氣呀。

高文吉：如此……狀元爺高才，請先。

蔡文英：蔡文英呀蔡文英……

高文吉：狀元爺，你不是要吟詩么？

蔡文英：這就是詩。

（蔡將高在書房所說的話，重說一遍）

（高的表情隨着蔡的敘述不斷變化）

蔡文英：王先生，你就是高文吉了。

高文吉：啊——正是。狀元爺既知我是從陝西逃罪回京的高文吉，就請將我送官問罪。

蔡文英：高先生不必多疑，狀元我絕無相害之意，這支鳳簪，還是還給你吧。

高文吉：不要了。不見它，倒也免生悶氣！

蔡文英：唉，你也錯怪蔡小姐了！

（唱）听你發配受冤屈，（越調二板）

她把父女恩情斷，

偷偷逃出太師府，

到處將你音信探。

生長相府的大小姐，

何曾拋頭露過面，

她為尋你受盡苦，

她為尋你受盡難，

你將好人当坏人，

問你心中安不安？

高文吉：啊！这……狀元爷，蔡文英小姐現在何处？

蔡文英：不在天边，不在地角。

高文吉：在哪里？

蔡文英：哎，我也不知！

（高生气，掉过臉去，另坐一旁）

蔡文英：（旁白）他又生气了。

（蔡摘下紗帽，脫去狀元服，露出女裝）

蔡文英：高郎呀！

高文吉：你是誰？

蔡文英：我是你剛才罵的貪富嫌貧，嫁与狀元的蔡文英呀！

高文吉：你你你是蔡文英？

蔡文英：我就是蔡文英。

高文吉：讓我仔細看看。

蔡文英：看了半夜，还不够么！

高文吉：我的賢慧的妻呀！

蔡文英：我的……此地不便，請到后堂叙話。

高文吉：正是：

（念）寒雪知紅梅，

烈火見真金，

蔡文英：（念）夫妻得相会，

后堂叙离情。

（同下，剧終）